



小猴王大摆泥巴阵

郁 茹

小猴王大摆泥巴阵

郁 茹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何燕屏

小猴王大摆泥巴阵

郁 茹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125印张 103,000字
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500册

书号 10111·1348 定价 0.36元

目 录

奇妙的泥巴	1
注意！她们准备了手榴弹	25
它象谁	39
痛击周扒皮	52
他和周扒皮一家子	66
爱花的人	85
烂艇里的秘密	99
又是一个高玉宝	117
他是不是小雷锋	127
数不清的小手举起来了	137
我要读书	146

奇妙的泥巴

这是一九七五年发生的故事……

咱们祖国的南方，真是又奇妙、又美丽的地方。小学校的寒假还没有结束，春天的脚步已经踩上了这块既没有雪、也没有冰的土地。等到开学以后，校园里那些桉树呀、榕树呀，全绿得浓浓的。荔枝、龙眼、梅、桃、李树先先后后地结上了小小的果实。太阳光晒在身上，叫人觉得火辣辣的。孩子们早就把外套、毛衣脱掉了，玩得带劲的时候，还一股劲儿地嚷：热啊！热啊！

大清早下过一场雨。这时候，太阳又从云后面挤了出来，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象要把刚才落下来的小水点统统捡回天上去。一堂课刚上完，地上也就真的干了。孩子们跳出教室，好象有个指挥官叫了口令似的，大家全往那些土堆冲了过去。

寒假里，这一带地方正修防空洞，现在还没有完工。本来是美丽、整洁的校园，现在到处都是坑坑洼洼，这里一堆泥巴，那儿一条坑道。这可真是新鲜玩意呀，正对爱玩军事游戏的男孩子们的胃口，每天一下课，他们就往那边跑，“冲呀”“杀呀”的，喊得震天响。他们把泥巴捏成一团团，一块块，彼此射击、开炮，玩得入了迷。玩了几天，就渐渐地分

成两个阵营，真的干开了仗。

事情都是从小猴王周绰身上惹起来的。这个四年级三班有名的调皮鬼，瘦瘦的个儿，亮亮的大眼睛，他的动作敏捷，心思机灵，真象个猴子，加上他又特别顽皮捣蛋，真好比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一刻都不肯安静，所以才得到了“小猴王”这个绰号。他不管看什么电影，总爱学那些反面人物，模仿他们的动作，简直叫人看了哭笑不得。瞧，现在他正站在一个土堆上，指挥着他那几个伙伴打泥仗，满口嚷的是“弟兄们”，自己则称“老子”。他的伙伴也都是班上最不爱学习，成绩最差的学生。他们几个结了帮，专找班里成绩好的，又能遵守纪律的，被他们叫做“小绵羊”的同学寻事打架。自从有了那些土堆、坑道、泥巴以后，这两个阵营就由“文斗”演变成“武斗”，闹得教室都快翻了天。

上课铃响了，这些孩子们玩得入了迷，哪儿顾得上听铃声呀！校工老张伯四处转着，赶孩子们进教室。他走到校园东角，只见泥巴乱飞，不见人影，就用手搭着嘴巴大声叫喊：“同学们，上课啦，要迟到啦！”这才见有几个满身污泥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从坑道里蹦出来，拍打着衣服冲向教室。冷不防又有一个小鬼从大榕树上一跃而下，还没等老张伯看清楚是谁，这小家伙就从他的胳肢窝底下钻了过去，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张伯在太阳光下眯缝着眼，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哼！准又是你，你这个小猴头啊！”

四年三班的教室里，大部分同学已经坐好了，还有几个调皮鬼在走动、叫嚷、嘻笑。黑板上，留着班主任谢老师在第一堂课结束时写下的作文题，好让孩子们提前思考。周绰

窜进教室，一看老师还没有来，他立即往两行课桌中间一钻，卧倒，匍匐，手里捏着的泥巴“手榴弹”马上飞了起来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在教室中间炸成小块，迸得到处都是。他那几个伙伴马上如法炮制，泥巴球飞来飞去，教室里又展开了“巷战”……

小猴王的行为越来越放肆，这可认真惹恼了他们的对立面——四年三班学雷锋小组的组长岳琪。她从自己的位置上呼的站了起来，大声责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好好准备作文，专门捣乱。周绰，你是头儿，总带着同学闹事，我要报告谢老师啦！”

周绰从两排课桌中间钻了出来，一步跳上讲台，把右手一擎，左腿一屈，做了个孙悟空金鸡独立的姿势。教室里马上响起了一片笑声。周绰洋洋得意地说：“好嘛！你来报告吧！”

岳琪更加恼火地说：“呸！你也算老师？！门门功课是零蛋！”

“老师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不稀罕当呢！就你这个绵羊头怕她，为了得几个100分，一天到晚学她的样儿，讨她的好！”

岳琪气红了脸：“你有本事，今天作文就拿个100分给大家瞧瞧！”

“100分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子还不想要呢！没听说吗？交白卷的张铁生出国访问去啦！还当了副团长呢！这才是真正好样儿的！你得一百个100分，也当不了副团长！”

周绰的忠实伙伴牛全喊道：“她只能当绵羊头！”另一个伙

伴涂豪也大声喊：“雷锋都死了，她们还想学死人！”

周绰更加得意，他吹了一声口哨，只见教室里顿时泥巴团又飞来飞去。岳琪满脸通红，用力把课桌一推，赶到讲台前尖着嗓子怒喝：“你不接受批评，还敢打人！”

这时候，从窗口外面爬上来一个扎羊角辫的小胖姑娘，她肩上挂着个鼓鼓胀胀的书包，站在窗台上大叫一声：“岳琪，闪开！”掏出泥巴块就朝周绰狠狠地砸过来，动作又快又猛。周绰没提防这场突然袭击，他一缩头，差点失去了平衡掉了下来。他两手空空，难以招架，只好赶快跳下讲台，往教室门口冲，刚巧一头撞在谢老师的怀里，把她双手抱着的一大叠作文簿撞落在地，教室里又是一阵哄笑。孩子们一面笑一面飞奔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立刻都坐好了。只有那扎羊角辫的小胖姑娘还威武地站在窗台上，背向着教室，继续从书包里掏出泥巴块来，狠狠地朝周绰的背影扔过去，可是周绰早跑远啦！

岳琪赶紧上前帮谢老师拾本子，一面急忙低声催促：“英茵，快下来，别打啦，别打了嘛！”

谢老师叹了口气，接过岳琪递给她的本子，走上讲台，抿了抿耳边的短发，严肃地问：

“你们怎么都不遵守课堂秩序了？啊？”

英茵一面从窗台上跳下来，往自己的位置走去，一面口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还有什么秩序啊？现在呀，不读书的是英雄，读书的反倒成了狗熊啦！”

谢老师的心象被什么刺了一下，略略镇定下来以后，她看了看黑板上的作文题——“我们是团结、向上的一班人”，字



迹已被泥巴打得模模糊糊的了。她用黑板刷把这个作文题慢慢擦掉，想了一想，又拿起粉笔写上了一道作文题——“我们一班人要团结、向上！”转过身来，拿起讲台上的作文本，说：“同学们……”

“啪！”一团湿漉漉的泥巴从窗外飞了进来，正好打在黑板上，泥团滑下黑板，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“周绰！”英茵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，抓起书包，赶到窗前，可是周绰早又逃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英茵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。现在我们开始做作文！”谢老师制止英茵往外追，英茵只好愤愤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。

岳琪拿起笔来，正想抄作文题，可是她发现作文题又被谢老师改过了，写的是——“怎样才能成为团结、向上的一班人？”

谢老师转过身，看见岳琪举起了手，她问：“岳琪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岳琪放下手，站起来：“老师，为什么张铁生交了白卷，还是个好学生呢？”

“对呀，为什么？”教室里有一大半同学同时举起手来，齐齐地问。

谢老师望着孩子们。那些亮晶晶的眼睛也望着她。她叹了口气，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孩子们把手放下。她想了想，拿起教鞭，指着黑板上方的墙上的八个大红字，深情地说：“同学们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！”

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几十张嘴庄重、响亮地朗读起

来。

只有英茵还把眼睛朝向窗口。和她坐在一起的岳琪用手肘悄悄地撞了她几下……

窗外闪出一张脸，那是新上任的校革委会主任崔老师，他注意地看着、听着……

“同学们：我们要永远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。毛主席对我们怎样说，我们就怎样去做，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。现在，大家安安静静地做作文吧！要把题目想清楚，独立思考，写出自己的体会来！”

崔主任皱着眉，生气地离开窗口……

岳琪一面往本子上抄作文题，一面悄悄地埋怨英茵：“你呀，你别以为你做得对，上课时打架，我们还学什么雷锋呢？”

“打架怎么的？文攻武卫嘛！人家打到我们头上来啦，你还老老实实坐着挨打？我可不干，雷锋叔叔不是也说：‘对敌人要象冬天那样冷酷无情’吗？”

“那，难道周绰是敌人？”

“哼！他比敌人还敌人呐！”

谢老师来到这一对小伙伴的旁边，她什么都听见了，但她只是低声说：“岳琪，遵守课堂秩序！”

两个小姑娘都不出声了，但是，大家心里都还在闹别扭呢。

这一堂作文课，谁都没来得及把作文做完。下课的时候，谢老师要大家把作文带回家去做，明天交。她又问：“周绰缺课，谁把作文本带给他？”

没人答应，谁也不想干这个差事。

岳琪悄悄地推英茵，可是英茵只装不知道，岳琪只好自己站起来说：“我送去。”

谢老师望着她微笑了一下，把本子交给她，就宣布下课。英茵一面收拾书包，一面嘟嘟囔囔地埋怨：“哼！就你管得宽、穷积极，挨了人家的揍，还给人家送本子，他稀罕你帮忙啊？”

岳琪没吱声，她翻了翻周绰的作文本，只见上面涂得乱糟糟的，有几页还画了些漫画。在最后一页上，用铅笔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“学生没空做作文，麻烦老师送几分。”看着这两句话，岳琪又好笑，又好气。她背起书包，走到谢老师面前，把本子递给她看，气愤地问：“老师：你真的会送分给这小坏蛋吗？”

谢老师走下讲台，凝神望着窗外，就好象周绰还在那里藏着似的。她望了一会，回过脸来，把手搭在岳琪肩上，轻轻地说：“岳琪，你对英茵是怎么讲的？周绰有缺点，可他不是敌人，是同学。”

岳琪懂事地点点头：“我知道啦。你出的作文题，不就是叫我们应该又要团结，又要帮助吗？”

谢老师轻轻一笑，她替这聪明的小姑娘理了理红领巾，说：“你们刚上一年级时，又不懂事，又调皮。后来，一个个地成了少先队员。你们每一批人入队，我那个晚上准睡不着觉，我替你们高兴，又想着还没有入队的同学，想着自己对他们帮助得不够……”

谢老师没有把话讲完，就又把眼睛望着那个窗口。岳琪

仿佛看到老师的眼睛水汪汪地含着眼泪。她也很激动，连忙回过头去找英茵，可是已经看不见她了。岳琪想：她准是生我的气啦，所以一个人先走了。要是她能听到谢老师这番话，保证她就不会生气啦。想到这，她仰起头对谢老师说：“谢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帮助和团结好周绰他们的……”

岳琪背着书包走出课室，只见老张伯正在扫台阶上的碎泥巴。他的孙子小胖球，也拖了一个秃头扫把在地上划来划去。英茵并没有走，她从后面一把捉住小胖球，一只手蒙住他的眼睛，笑嘻嘻地问：“胖球，猜一猜我是谁？”

胖球一面挣扎，一面回答：“你是个姐姐。”

“不对，我是个哥哥！”

“你是姐姐，是姐姐！姐姐才有辫子嘛！”胖球终于挣扎了出来，他看见了英茵，高兴得欢声大叫：“是姐姐，是英姐姐！”

英茵又想捉住他，这时只听得岳琪在台阶上尖声大叫：“英茵，闪开！”

英茵一闪身，一大团泥巴横空飞来，正好打在小胖球的肚子上，打得这胖娃娃放声大哭……

英茵连忙揽住小胖球，她回头看时，只见那边大榕树的枝梢晃动了几下，有个影子在上面一闪就不见了。

“又是周绰，这坏蛋连小娃娃都要欺负！”英茵顿着脚骂。

老张伯走过来，用衣襟给胖球擦干了眼泪，扑打着他身上的泥巴，摇着头说：“唉，如今的孩子，有书不好好念，专门干坏事，还讲什么接班人？我在这学校二十多年了，还没



见过这种学生……”

“老张，你又在噜苏什么？”崔主任推着他那部崭新的自行车，从校务室出来，似笑非笑地问。

老张伯一见崔主任就来气。他有意顶撞地说：“罗唆几句又怎么样？我还想给你们正式提个意见呢！特别是象你这样新当上官儿的，更应该认真想一想啦，叫孩子们这样捣蛋下去，还成什么学校，还培养什么接班人呢？！啊？”

“你说的是周绰？”崔主任笑嘻嘻地问，“这有什么不好？他最多是调皮点嘛！”

“调皮？简直是无法无天！”

“无法无天又有什么不好？现在我们学校就是缺乏这种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的学生！他们有反潮流精神嘛。老张，看问题要看方向、看路线，懂不懂？”

老张伯厌恶地直摇头：“什么方向、路线？我不懂！我在这学校二十多年了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你呀，开口闭口二十多年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，真是个九斤老太太。”崔主任边说边发出刺耳的尖笑声。突然，他的脸色变得阴沉沉的，原来，他看见谢老师正从课室往外走。就话中带刺地大声说：“那是黑线，懂吗？哼，我们这个学校，而今还有人天天在讲台上放毒，教唆学生搞阶级斗争熄灭论。告诉你：我很快就要抓个典型给你看！”

“啪！”谢老师手上的一叠作文本，又掉落在地下了……

站在台阶上的岳琪和英茵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两个人又气又怕，赶紧上前去替谢老师捡本子……崔主任却象没事似的，自顾自点燃一支烟，抽了几口，就推着自行车走了

.....

岳琪和英茵捡起本子，交给谢老师。岳琪忽然想到书包里周绰那个本子，就拉着英茵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赶他去！”

英茵不理解她的好朋友要干什么。岳琪向她眯了眯眼睛，在她耳边悄悄地说了句什么话，英茵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连忙点点头。两个小姑娘拉着手飞跑出了校门……

谢老师一手抱着作文本，一手捏着那团从黑板下捡来的湿泥巴。她望着它，心情沉重，胸口就象也被这团泥巴紧紧堵塞住一样，只觉得透不过气来……

老张伯提着扫把走到谢老师跟前，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谢老师就象恶梦未醒似地半闭着眼摇了摇头，沉痛地说：“张伯，我不相信，我……我们这样掏出心肝来教育学生，反而是——放毒！”

“别信他这个邪！”张伯急忙安慰她：“你想想，工人做工，农民种田，学生读书，这些都成了错的，那咱们这个社会主义还怎样建设呢？真是胡说八道！”

谢老师稍稍抬起眼睛，叹着气说：“张伯呀，廿多年来，你总是事事宽慰我。可是，我现在真不明白，前面的路该怎么走？这、这压力真大呀！”

“压力怕啥？皮球不压不会跳，马路不压不会平；人没点压力，不知道自己肩膀上担着多少斤两。小谢呀，你千万不要泄气，一泄气，那就会给压扁的。”

谢老师的心轻松了一些，她象甩包袱似的把手中的湿泥巴顺手往地上一扔。

“喂，喂，你别扔嘛！”张伯一弯腰，又把泥巴捡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！我一激动就忘了，你刚刚才扫过地的。”谢老师怪不好意思地道歉。

“不，不，我是说，这东西蛮有用处呢！”张伯把泥巴托在手里，笑嘻嘻地看着它。

“有什么用处？为了这些烂泥巴，学校里的秩序全乱了套啦！”

“这关泥巴什么事？乱了套的也不只是我们一间学校，你不见有股歪风正在使劲儿刮来，把人的思想都搞乱啦？可是这泥巴，我说它有用，不信，你看……”

谢老师抬起头来一看，老张的手指飞快地动了几下，泥巴变成了一个人头。一会儿，这头上长出了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一个怪有趣的胖娃娃头，正咧着嘴巴望着谢老师笑呢。

“哎呀，张伯，你这是在变什么戏法呀？”谢老师惊喜得象个孩子似地拍起手来。

张伯笑着，把这个泥娃娃头举起来，摇晃着它说：“你忘啦？三十多年前，我是个捏泥人儿混饭吃的流浪汉嘛！”

“当真不记得啦。怪不得泥巴到你手里就成了活的了。”

“是啊，小谢，我屋里还有个捏好的泥人头呢，那是昨晚上的，比这个更漂亮！”

“你呀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居然也玩泥巴。”谢老师不禁好笑。

“我哪是想玩泥巴呀？我是想，小娃娃们就跟这泥巴一样，在你们这些搞教育的人手里，想捏成个啥，他们就会变成啥样，你看……”张伯的手指又飞快地转动起来，那个可爱